



稽古堂訂正玄怪錄卷之十

唐隴西牛僧孺編

明橋李高承埏較

開元明皇幸廣陵

開元十八年正月望夕帝謂葉仙師曰四方之  
盛陳于此夕師知何處極麗對曰燈燭華麗百  
戲陳設士女爭妍粉黛相染天下無踰于廣陵  
矣帝曰何術可使吾一觀之師曰侍御皆可何



獨陛下乎俄而虹橋起於殿前板閣架虛闌楯  
若畫師奏橋成請行但無回顧而已於是帝步  
而上之太真及侍臣高力士黃幡綽樂官數十  
人從行步步漸高若造雲中俄頃之間已到廣  
陵矣月色如晝街陌繩直寺觀陳設之盛燈火  
之光照灼臺殿士女華麗若行化焉而皆仰望  
曰仙人現于五色雲中乃蹈舞而拜闐溢里巷  
帝大悅焉乃曰此真廣陵也師曰請敕樂官奏

霓裳羽衣一曲後可驗矣於是作樂雲中瞻聽  
之人紛紛相蹈曲終帝意將廻有頃之間已到  
闕矣帝極喜之或謂仙師幻術造微暫炫耳目  
久之未決後數旬廣陵奏云正月十五日三更  
有仙人乘綵雲自西來臨孝感寺道場上高數  
十丈久之又奏霓裳羽衣一曲曲終西去官僚  
士女無不具瞻斯蓋陛下孝誠感通玄德昭著  
名應仙籙道冠帝圖不然何以初元朝禮之晨



而慶雲現小臣踐修之地而仙樂陳則垂衣裳者徒聞帝德歌南風者才洽人心豈與盛朝同日而語哉上覽表大悅方信師之不妄也

葉天師

開元中道士葉靜能講於明州奉化縣興唐觀自陞座也有老父白衣而髯者每先來而後去必遲遲然若有意欲言而未能者講將罷去愈更淹留聽徒畢去師乃召問泣拜而言自稱鱗

位曰有意求哀不敢自陳既蒙下問敢不盡其誠懇位實非人乃寶藏之守龍也職在觀南小海中千秋無失乃獲稍遷苟或失之卽受炎沙之罰今九百年矣胡僧所禁且三十春其僧度心有大咒力今憂午日午時其術卽成來竭水乾實無所隱弟子當死不敢望榮遷然千載之炎海誠不可忍惟仙師哀之必免斯難不敢忘德師許之乃泣謝而去師恐遺亡乃大書其柱



曰午日午時救龍其日赴食于邑人既迴方憇  
門人忽讀其柱曰午日午時救龍今方欲午吾  
師正憇豈忘之乎將入白師已聞遽問曰今何  
時對曰頃刻正午耳仙師遽使青衣門人執朱  
書符急奔往海一里餘見黑雲慘空毒風四起  
有婆羅門仗劍乘黑雲持咒于海上連喝海水  
尋減半矣青衣使亦隨聲墮焉又使黃衣門人  
執朱符奔馬以往去海一百餘步又喝尋墮海  
水十涸七八矣有白龍跳躍淺波中喘喘焉又  
使朱衣使執黃符以往僧又喝之連喝不墮及  
岸則海水纔一二尺白龍者奮鬣張口於沙中  
朱衣使執符于海隨手水復婆羅門撫劍而歎  
曰三十年精勤一旦術盡何道士之多能哉拘  
怒而去既空海恬然波停風息前墮二使亦漸  
能起相與偕歸具白于師未畢老父者已到泣  
拜曰向者幾死于胡術非仙師之力不能免矣



位獸也懼不克報然終天依附願同門人可指  
使也若承師命雖秦越地阻江山路殊一念召  
之卽立左右矣自是朝夕定省若門人焉師以  
其觀在原上不可穿井童稚汲水必于十里之  
外闔觀患之他日師謂髯父曰吾居此多日憐  
其汲遠思繞觀有泉以濟之子可致乎曰泉水  
之流天界所有非可力致然師能見活又脫千  
年之苦豈可辭乎夫非可致而致之界神將拒  
俟戰勝然後可令諸人皆他徙其日晦明三復  
然後歸庶幾有從命之功合觀從之過期而還  
則石甃繞觀清流潺潺旣周而南入于海黃冠  
賴焉乃題渠曰仙師渠師所以妙術廣大天下  
蓋龍之所助焉

### 許元長

許元長者江陵術士爲客淮南御史陸俊之從  
事廣陵也有賢妻待之情分倍愈於常俄而妻



亡後之傷悼情又過之每至春風動處秋月明  
時衆樂聲悲征鴻韻咽或展轉忘寐思苦長歎  
或竚立無聊心傷永日如此者踰年矣全失壯  
容驟或雪髮他日元長來陸生知有奇術也試  
以漢武帝李夫人之事誘之元長曰此甚易耳  
曰然則能爲我致亡妻之神乎曰彼所致者但  
致其魂瞥見而已元長又異焉陸曰然則子能  
致者何曰可致其身若生人有以從容盡平生

之意陸喜極拜曰先生誠能致之願某骨肉手  
足無所措矣曰亡夫人周身之衣亦彷彿能記  
乎曰然於是擇癸丑日艮宮直 空其室陳設  
焚香之外悉無他物乃備美食夜分使陸生公  
服以俟焉老青衣一人侍立元長曰夫人之來  
非元長在此不可元長若去夫人隱矣侍御夫  
人久喪枕席單然魂勞晦明恨入肌骨精誠上  
達懇意天從良會難逢已是逾年之思必不可



以元長在此遂阻佳期陽臺一歸楚君望絕縱使高唐積恨宋玉興辭終無及也陸深感之既而坐久絕無來響陸益倦屢顧元長問焉元長因出北望入曰至矣虔誠待之俄而悉窳若有人行階下者元長揖曰請入其妻遂入二青衣不識徐而思之乃明器女子也陸拜哭妻亦拜哭因同席而坐共話離間之思且悲且歡食畢飲酒數巡飲罷元長覺其意洽因回視仙海圖

久之忽聞其妻長吁整衣之聲正坐復明燈又飲數巡其妻起曰生死路殊交歡望絕非許山人之力何以及此此之一別又是終天幽暗之中淚目成血冥晦有隔不可久淹請從此辭陸又抱之而哭哭竟又曰絕望之悲無身乃已雖以許山人之命暫得此來若更淹留爲上司所責乃拜泣而去下階失之泣拜未息陸號慟若初喪焉乃信元長有奇異之術且厚謝焉元長



固辭終請不他言而已今見在江陵太和壬子  
歲得知其事于武寧曹侍郎弘真處因備錄之

王國良

庄宅使巡官王國良下吏之兇暴者也憑恃宦  
官常以凌辱人爲事李復言再從妹夫武全益  
罷獻陵臺令假城中之宅在其所管武氏貧往  
往納傭違約束卽言詞慘穢不可和解賓客到  
者莫不先以國良告之慮其謗及畏如毒蛇元

和十二年冬復言館于武氏國良者五日一來  
其言愈穢未嘗不掩耳而走忽不來二十日俄  
聞緩和之聲遣人問之徐曰國良也一家畏其  
惡辭出而祈之乃訝其羸瘠曰國良前者奉辭  
遂染重病臥七日而死死死亦七日而蘇冥官以  
無禮見譴杖瘡見在久不得來復言呼坐請言  
其實國良曰疾勢旣困忽有壯士數人搯拳露  
肘就床拽起以布囊籠頭拽行不知里數亦不



知到城郭忽去其頭囊乃官府門也署曰太山  
府君院喘亦未定摔入廳前一人緋衣當衙坐  
謂案吏曰此人罪重合沉地獄一日未盡亦不  
可追可速檢過其人走入西廊逡巡曰國良從  
今日已後有命十年判官令拽出放歸既出門  
復怒曰拽來此人言語慘穢抵忤平人若不痛  
懲無以爲誠遂拘坐夾杖二十拽起不蘇者久  
之判官又賜廳前池水一杯曰飲之不忘爲吾

轉語世間人慎其口過口之招非動挂網羅一  
言以失駟馬不追國良匍匐來歸數宿方到入  
門蹶倒從此忽寤家人泣伺將殮問其時日家  
人曰身冷已七日矣唯心頭似暖不忍卽殮今  
起五六月矣瘡痛猶在袒而視之滿背黧黑若  
將潰爛然四際微紫欲從外散且曰自小兇頑  
不識善惡言詞狂悖罪累積多從此見戒不敢  
復怒矣凡若有錢幸副期約勿使獲罪于上也



乃去自是每到必有仁愛明年九月忽聞其死  
計其得杖僅滿十月豈非陰司之事十年爲月  
乎

### 張寵奴

長慶九年田令公弘正之失律鎮陽也進士王  
泰客焉聞兵起乃出城南走時兵交于野乃晝  
伏宵行入信都五六里忽有一犬黃色隨來俄  
而犬顧泰曰此路絕險何故夜行泰默然久之

以誠告之曰鎮陽之難矣犬曰然得逢捷飛亦  
郎之福也許捷飛爲僕乃可無患泰私謂夫人  
行爽于顯明之中者有人責行爽于幽冥之中  
者有鬼誅今吾行無爽於吾何誅神祇尚不懼  
况妖犬乎故可以正制之耳乃許焉犬忽化爲  
人拜曰幸得奉事然捷飛鈍于行請元從暫爲  
驢借捷飛乘之乃可從行泰驚不對乃驅其僕  
下路未數步不覺已爲驢矣犬乃乘之泰甚懼



然無計禦之但仗正而已偕行十里道左有物  
身長數尺頭面倍之赤目而髯者揚眉而笑曰  
捷飛安得事人犬曰吾乃委質於人乃曰郎幸  
無怖大頭者低面而走又數里逢大面多眼者  
赤光閃閃呼曰捷飛安得事人又對如前多眼  
者亦遁去捷飛喜曰此二物者以人爲上味得  
人則戲投而爭擲之困然後食今旣去矣餘不  
足畏更三五里有居人劉老者其家不貧可以

小憇俄而到焉乃華居大第也犬扣其門有應  
而出者則七十餘老人行步甚健啓門喜曰捷  
飛安得與上客來犬曰吾遊冀州不遇廻次山  
口偶事于郎郎以違鎮陽之難不敢晝行故夜  
至今極困願得少休老人曰何事不可因揖以  
入館奉於廳中盤饌品味果栗之屬有頃而至  
又有草粟筐貯飼馬化驢亦飽焉當食而捷飛  
預坐曰倦行之人夜蒙嘉饌若更有酒主人之



分盡矣老人曰不待啓言已令滌器俄有女童  
陳酒器亦甚精潔老人令捷飛酌焉遂與同飲  
數巡捷飛曰酒非默飲之物大凡人之家樂有  
上客而不見復誰見乎老人曰但以山中妓女  
不足侍爲懼安敢惜焉遽召寵奴有頃聞寵奴  
至乃美妓也貌稱三十餘拜恭而坐其南辭色  
頗不平恭請歌卽唱老人請卽必辭拒犬曰寵  
奴之不肯歌者當以無侶爲恨耳側近有花眼

者亦善歌盍召乎主人遽令邀之未頃呼入乃  
十七八女子也其服半故不甚鮮華坐寵奴之  
下巡及老人請花眼卽唱請寵奴卽不唱其意  
愈不平似有所訴巡又至老人執盃固請不得  
老人頗愧乃笑曰常日請歌寵奴未省相拒今  
有少客遂棄老夫耶然以舊情當未全替終請  
一曲寵奴拂衣起曰劉琨被段疋禪殺却張寵  
奴乃與老野狐唱歌來燈火俱滅滿廳暗然徐



窺戶外似明遂匍匐而出顧其廳卽大墓也馬繫長松下舊僕立于門前月輪正午泰問其僕曰汝向者何爲曰夢化爲驢爲人所乘而與馬偕食草焉泰乃尋前路而去行十餘里天曙逢耕人問之曰近有何墓對曰此十里內有晉朝并州刺史劉琨歌姬張寵奴墓乃知是昨夜所止也又三數里路偶有朽骷髏傍有穿穴草生其中泛視之若四眼蓋所召花眼也而思大頭

多眼者杳不可知也吾嘗以儒視世界人死固  
有鬼以釋觀之輪迴之義理亦昭然奈何此妓  
華落千載猶歌于冥冥之中則信乎視聽之表  
聖賢有不言者也

葉氏婦

葉誠者中牟縣梁城鄉染人也婦耿氏有洞晦  
之日常言曰天下之居者行者耕者桑者交貨  
者歌舞者之中人鬼各半鬼則自知非人而人



則不識也其家有牛驊而角者夫婦念之可知矣元和二年秋忽有二鬼一若州使一若地界人圈視牛曰引重致遠毛角筋骨可愛者吾州無如此牛也若地界者曰何遠後追牛曰王之季女適南海君次子從車五百兩兩一牛皆天下之美俊者河南道配供十牛當州唯一只此牛耳盍報使乎遂去其婦視牛則惴惴然喘汗流若沃水矣其翁染人也遽取藍花塗之纔畢

有軍吏紫衣乘馬導從數十騎笑而入視牛則異前所報矣軍吏大怒執地界將決之責曰貴王遠嫁一州擇牛旣此牛中奈何虛妄對曰適與衙官對定所以馳報及廼失牛乃本牛王隱匿也請收牛王問之牛不遠矣乃令捉主人來遂數人登堦摔其翁以出其家只見中惡呼不應矣長幼遶而呼之婦獨不哭乃汲水澆牛藍色盡見界吏牽去而翁復來上堦乃承呼而起



曰吾爲軍吏責以隱牛方欲洗滌頓新婦自洗  
遂得放歸使視其牛已死矣楊曙方宰中牟聞  
此說乃召而問之一無謬矣

### 馬僕射總

檢校右僕射馬總元和末節制東平長慶二年  
六月十日午時寢熟夢二軍吏乘馬入中門及  
堦而下一人握刀拱手而前曰都統屈公公驚  
曰都統誰耶曰見則知矣公欲不去使者曰都

統之命僕射不合辭不覺衣服上馬一吏引一  
吏從遂出鄆州北郭門數百里入城又數十里  
見城門題曰六押大都統府門吏武飾威容甚  
巖入一二百步有大衙門正北百餘步有殿九  
間垂簾下有大聲曰屈上堦陰知其聲乃杜司  
徒佑也遂趨而陞二闈豎出卷簾旣而見之果  
杜司徒也公素承知友交契甚深相見極喜慰  
勞如平生遂揖坐都統曰莫恠奉邀否佑任此



官年勞將轉上司許自擇替中朝之堪付重權者今揣量無踰於閣下者將欲奉託耳此官名六押大都統陰官不是過也且以大庇親族知友耳人之生世白駒過隙誰能不死而又福不再遇良時易失苟非深分豈薦自代權位既到幸勿因循公曰生爲節制死豈爲民陽祿方崇陰位誰顧直使爲王且不願况都統哉杜曰上請授公天命難拒文符卽下何能違天公曰天

聽甚卑亦從人欲奈何自取求替誣其天命乎杜曰終與公公豈能免公曰終不受都統安能與必若以鬼相逼豈無天乎杜乃顧謂羣吏曰公旣拒事不諧矣公曰渴請一兩盃茶杜乃促煎茶從吏曰僕射旣不住不合飲此茶况時熱不可久住宜速命駕俄而牽馬立于故處公辭將去都統步步送之旣下階執手曰勉修令圖此位終奉遂乘馬南行舊吏引從如初乃却從



故道而歸入鄆之北郭從吏忽大叫公驚迴視  
應聲墜馬忽寤乃申候也姬僕之輩但見熟寐  
不知其他明年罷鎮還京及夏而薨斯乃果從  
所請乎公之將薨也有交人逢甲兵萬騎擁公  
東去者得非赴是職歟

稽古堂訂正玄怪錄卷之十

終

稽古堂訂正玄怪錄卷之十一

唐

隴西

牛僧孺

編

明

樵李

高承埏

較

華山客

党超元者司州邵陽縣人元和二年隱居華山  
羅敷水南明年冬十二月十六日夜近二更天  
清月朗風景甚好忽聞叩門之聲令童候之云  
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容色絕代異香滿路超元



邀之而入與坐言詞清辯風韻甚高固非人世  
之材良久曰君識妾何人也超元曰未人非神  
仙耶必非尋常人也女曰非也又曰君知妾此  
來何欲超元曰不以陋愚特垂枕席之歡耳女  
笑曰殊不然也妾非神仙乃南塚之妖狐也學  
道多年遂成仙業今者業滿願足須從凡例祈  
君活之耳枕席之娛笑言之會不置心中有年  
矣乞不以此懷疑若徇微情願以命託超元唯

唯又曰妾命後日當死于五坊箭下來晚獵徒  
有過者宜備酒食以待之彼必問其所須卽曰  
親愛有疾要一臘狐能遂私誠必有殊贈以此  
懇請其人必從贈禮所須今便留獻因出束素  
與堯曰得妾之屍請夜送舊穴道成之後奉報  
不輕乃拜泣而去至明乃鬻束素以市酒肉爲  
待賓之具其夕果有五坊獵騎十人來求宿遂  
厚遇之十人相謂曰我獵徒也宜爲衣冠所惡



今党郎傾蓋如此何以報之因問所須超元曰  
親戚有疾醫藉臘狐其疾見困非此不愈乃祈  
于諸人幸得而見惠願奉五素爲酒樓費十人  
許諾而去南行百餘步有狐突走遶大塚者作  
圍圍之一箭而斃其徒喜曰昨夜党郎固求今  
日果獲乃持來與超元奉之五素旣去超元洗  
其血臥于寢牀覆以衣衾至夜分人寂潛送穴  
中以土封之後七日夜半復有叩門者超元出

視乃前女子也又延入泣謝曰道業雖成准例  
當死爲人所食無計復生今蒙深恩特全斃質  
修理得活以證此身摩頂至踵無以奉報人塵  
已去雲駕有期仙路遥遥難期會面請從此辭  
藥金五十斤聊充贈謝此金每兩值四十緡非  
胡客勿示乃出其金再拜而去且曰金烏乍分  
有青雲出于塚上者妾去之候也火宅之中愁  
焰方熾能思靜理少滌俗心亦可一念之間暫



臻涼地勉之勉之言訖而去明晨往視果有青  
雲出於塚上良久方散及驗其金真奇寶也卽  
日携入市市人只酬常價後數年忽有胡客來  
請曰知君有異金願一觀之超元出示胡笑曰  
此乃九天液金君何以致之於是每兩酬四十  
緡收之而去後不知其所在耳

尹縱之

尹縱之元和四年八月肄業中條山西峯月朔

風清必吟嘯鼓琴以怡衷一夕聞簷外步履之  
聲若女子行者縱之遙謂曰行者何人曰妾山  
下王氏女所居不遠每聞郎君吟詠鼓琴之聲  
未嘗不傾耳向風凝思于逢戶以父母訓嚴不  
敢來聽今夕因親有適人者父母俱往妾乃獨  
止復聞久慕之聲故來潛聽不期郎之聞也縱  
之曰居止接近相見是常旣來聽琴何不入室  
縱之出迎女子乃拜縱之略復之引以入戶設



榻命坐儀貌風態綽約異常但耳稍黑縱之以  
爲真村女之尤者也山居閒寂頗積愁思得此  
甚愜心也命僕夫具果煮茗彈琴以怡之山深  
景靜琴思清遠女意歡極因留宿女辭曰父母  
如何縱之曰喜會是赴固不夜歸五更潛復閉  
戶爲獨宿者父母曙到亦何覺之女笑而止相  
得之歡誓將白首綢繆之意無不備盡天欲曙  
衣服將歸縱之深念慮其得歸而難召也思留

質以繫之顧床前有青花瓊履遽起取一隻鎖  
于櫃中女泣曰妾貧無他履所以承足止此耳  
郎若留之當跣足而去父母召問以何說告焉  
杖固不辭絕將來之望也縱之不聽女泣曰妾  
父母嚴聞此惡聲不復存命豈以承歡一宵遂  
令死謝繾綣之言聲未絕耳不忘陋拙許再侍  
枕席每夕尊長寢後猶可潛來若終留之終將  
殺妾非深念之道也綢繆之歡棄不聽耳且



信誓安在又拜乞曰但請與之一夕不至在言  
於隣里自五更至曉泣拜床前言辭辭縱之  
以其辭懇益疑堅留之將明又不收任又泣曰  
是妾前生負郎君送命於此然郎之用心神理  
所應修文求名終無成矣收淚而去縱之以通  
宵之倦忽寢熟日及窗方覺聞床前腥氣起而  
視之則一方凝血在地點點而去開櫃驗瓊履  
豬蹄聲也遽策杖尋血而行至山下王朝豬  
臥墻下見縱之怒目而走縱之告王朝朝執刀  
矢逐之一矢而斃其年縱之下山求貢雖聲華  
藉甚然終無成豈負家之罪歟

王煌

太原王煌元和三年五月初申時自洛之緱氏  
莊乃出建春門二十里道左有新塚前有白衣  
姬設祭而哭甚哀煌微視之年適十八九容色



絕代傳有二婢無丈夫侍婢曰小娘子  
笄適河東裴直未二年裴郎乃遊洛不復小娘  
子訝焉與其輩二人偕來到洛則裴已卒矣其  
夫葬于此故來祭哭耳煌曰然則何歸曰小娘  
子少孤無家何歸頃婚禮者外族其舅已亡今  
且駐洛必謀從人耳煌喜曰煌有正官少而無  
婦莊居緱氏亦不甚貧今願傾微誠試爲咨達  
婢笑徐詣姬言之姬聞而哭愈哀婢牽衣止之

曰今日將夕矣野外無所止歸秦無生業今此  
郎幸有正官而少年行李且贍固不急於衣食  
必欲他行捨此何適若未能抑情從變亦得歸  
休奈何不聽其言耶姬曰吾結髮事裴今客死  
洛下綢繆之情已隔明晦碎身粉骨無謝裴恩  
未展哀誠豈忍他適汝勿言吾且當還洛其婢  
以告煌煌又曰歸洛非有第宅決爲客客於緱  
何傷婢復以告姬顧日將夕門無所抵乃斂哀



拜煌言禮欲申哀咽良久煌召左右飾騎與煌同行十餘里偕宿彭婆店禮設別榻每聞煌言必嗚咽而泣不敢不以禮待之先曙而到芝田別業于中堂泣而言曰妾誠陋拙不足辱君子之顧身今無歸已沐深念請備禮席展相見之儀煌遣令陳設對食畢入成結褵之禮自是相歡之意日愈慤懃觀其容止婉婉言詞閑雅工容之妙卓絕當時信誓之誠惟死而已後數月

煌有故入洛洛中有道士任玄言者奇術之士也素與煌善見煌顏色大異之曰郎何所偶致形神如此耶煌笑曰納一夫人耳玄言曰所偶非夫人乃威神之鬼也今能速絕尚可生全更一二十日生路卽斷矣玄言亦無能奉救也煌心不悅以所謀之事未果白衣遣人請歸其意尤切纏綿之思不可形狀更十餘日煌復入洛遇玄言于南市執其手而告曰郎之容色決死



矣不信吾言乃至如是明日午時其人當來來  
卽死矣惜哉惜哉因泣與煌別煌愈惑乏玄言  
曰郎不相信請置符于懷中明日午時賢寵入  
門請以符投之當見本形矣煌乃取其符而懷  
之既背去玄言謂其僕曰明日午時芝田妖當  
來汝郎必以符投之汝可視其形狀非青面耐  
重鬼卽赤面者也入反坐汝郎郎必死死時視  
之坐死耶臥死耶其僕潛記之及時煌坐堂中

芝田妖果來及門煌以懷中符投之立變面爲  
耐重鬼鬼執煌曰如此奈何取妖道士言令吾  
形見反掉煌臥于床上一踏而斃日暮玄言來  
候之煌已死矣問其僕曰何形僕乃告之玄言  
曰此乃北天王右脚下耐重也例三千年一替  
其鬼年滿自合擇替故化形成人而取之煌得  
坐死滿三千年亦當求替今既臥亡終天不復  
得替矣前覩煌屍脊骨已折玄言泣之而去此



傳之僕人故備書焉

### 岑曦

進士鄭知古睿宗朝客於相國岑公門下有日矣一夕因寢于內廳夜分遠聞衆鬧所哀之聲傾耳聽之聲聲漸近既而分明問其所救人曰岑氏寒微未達于天下幸而生曦謬掌朝政其心畏慎未嘗敢危人設使婦人而持權者其心亦猛于曦矣卽曦持衡御物生無怨人死無怨

鬼何所觸犯而當此戮唯使者恕之某等當使曦以陰緝百萬奉謝泣告之聲盈路俄見大鬼丈餘蓬頭朱衣執長劔踰牆而入有丈夫婦女老者少者亦隨之入或自投于墻下遮拜其辭懇切大鬼不顧又踰中門衆亦紛紜而入食頃聞闔門大哭之聲驚起聽之大鬼者執曦頭而出門內哭聲極哀若有大禍街鼓將動稍稍似息知古彷徨不知所爲行於廊下以及鳴鼓鼓



發中門大開廐吏乃飾馬導從之士儼立于門下矣知古微覘之聞曦起而冠矣有頃朝天時至執炬者告之曦簪笏而出撫馬欲上忽捫其頸曰吾夜半項痛及此愈甚如何急命書吏爲簡請展前假小憇之遂復入行數步迴曰今晨有事須自對剔強投簡而登馬知古所見中夜之事小驗益憂有頃一騎奔歸泣曰相國伏法矣家當籍沒知古踰垣而出免爲法司所詰前拜泣而求恕者蓋岑氏之先也僕嘗聞人榮榮辱皆稟自陰靈惟此鬼吏其何神速矣乃知幽晦之內其可忽之乎

李沈

隴西李沈者其父嘗受朱泚恩賊平伏法沈乃逃而得免旣而逢赦以家產僮僕悉施洛北惠林寺而寓生焉讀書彈琴聊以度日今荆南相公清河崔公羣羣弟進士于皆執門人禮卽其



所與遊者不待言矣常以處士李擢爲刎頸交  
元和十三年秋擢因謂沈曰吾有故將適宋回  
期未卜兄能泛舟相送乎沈聞其去離思浩然  
遂登舟初約一程程盡則曰兄之情豈盡于此  
及又行言似有感竟不能別直抵濰陽其暮擢  
謝舟人而去與沈乃下汴堤月中徐曰承念誠  
久兄識擢何人也沈曰辯博之士也擢曰非也  
擢乃冥官頃爲洛州都督故在洛多時陰道公

事故不任晝乃得與兄同遊今去陰遷陽托孕  
于親已五載矣所以步步邀兄者意有所託沈  
曰何事曰擢之此身藝難爲匹唯慮一捨此身  
都醉前業祈兄與醒之耳然擢孕五載寓親腹  
中其家以爲不祥祈神祝佛之法竭貲而爲擢  
尚未往神固何爲兄可往其家朱書產字令吞  
之擢卽生矣必奉兄絹素兄得且去候擢三歲  
宜復來視之且曰主人孫久不產者某以朱字



吞之生兒奇慧今三載矣思宿以驗之故復來  
也可取兒抱臥夜久伺掌人閉戶卽抱於靜處  
呼曰李擢記我否兒當啼啼卽掌之再三問之  
擢必微悟兄宜與擢言洛中居處及遊宴之地  
擢當大悟悟後此生之業無子遺矣此事必醒  
素以歸擢乃後榮盛兄必可復得從容矣兄聲  
名籍甚不久當有大諫之拜慎勿赴也赴當非  
壽此郡北三十里有胡村村前有車門卽擢新

身之居也言訖泣拜而去遲明沈策杖訪之果  
有胡村叩門求懃掌人翁年八十餘倚杖延入  
旣命坐似有憂色沈問之翁曰新婦孕五載矣  
計窮術盡略無少徵沈因曰沈道門留心頗善  
咒術不產之由見之卽辨遽令左右召新婦來  
沈診其臂曰男也甚明慧有非常之才故不拘  
常月耳於是令速具產所帷帳床榻畢沈執筆  
若祝者朱書產字令吞之入口而男生焉翁極



喜奉絹三十疋沈乃受焉曰此兒不常也三歲  
當復來爲君相之言訖而去及期再往乃曰前  
所生子今三歲矣願得之一宿占相之掌人喜  
而許焉沈伺夜人靜抱之遠處呼曰李擢今識  
我否兒驚啼沈掌之曰李擢何見我不記耶又  
掌之兒愈啼而問之者三四兒忽曰十六兒果  
能來此耶沈因語洛中事遂大笑言若平生日  
擢一一悟矣乃抱之歸宿足明朝告其掌人曰  
此兒有重祿乃成家之貴人也宜保持之胡氏  
喜又贈絹五十疋因取別乃憶醒素之言蓋以  
三才五星隱其成數耳以沈食祿而誅不食而  
免其命乎足以警貪祿位而不知其命者也



稽古堂訂正續玄怪錄卷之十二

唐

李復言

編

明

樵李

高承埏

較

楊恭政

楊恭政虢州閩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也  
年十八適同村王清其夫貧力田楊氏奉箕帚  
供農婦之職甚謹夫族目之曰勤力新婦性沉  
靜不好戲笑有暇必灑掃靜室閉門閑坐雖隣



婦狎之終不相往來生三男一女年二十四歲  
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識  
頗不安惡聞人語當於靜室寧之請君與兒女  
暫居異室其夫以田作困又保無他因以許之  
不問其故楊氏遂沐浴着新衣灑掃其室焚香  
閉戶而坐及明訝其起遲開門視之衣服委於  
床上若蟬蛻然身已去矣但覺異香滿屋其夫  
驚以告其父母共嘆之次有隣人來曰昨夜<sub>夜</sub>

半有天樂從西而來似若雲中下于君家奏樂  
久之稍稍上去闔村皆聽之君家聞否而異香  
酷烈遍數十里村吏以告縣令李邯遣吏民遠  
近尋逐皆無踪跡因令不動其衣閉其戶以棘  
環之冀其或來也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復聞  
雲中仙樂之聲異香之芳從東來復下王氏宅  
作樂久之而去王氏亦無聞者及明來視其門  
棘封如故房中彷彿若有人聲遽走告令李邯

<sub>縣</sub>

<sub>縣</sub>



親率僧道官吏共開其門則新婦者宛然在床  
矣但覺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邯問曰向何所  
去今何所來對曰昨十五夜初有仙騎來曰夫  
人當上仙雲鶴卽到宜靜室以俟之遂求靜室  
至三更彩有仙樂綵仗霓旌絳節鸞鶴紛紜五雲  
來降入于房中執節者前曰夫人准籍合仙綵仙  
師使者來迎將會于西岳於是仙童二人捧玉  
箱來獻箱中有奇服非綺非羅製若道人之衣

珍華香潔不可名狀遂衣之畢樂作三闋盡衣  
引白鶴來曰宜乘此初尚懼其危試乘之穩不  
可言飛起而五雲捧出綵仗霓旌次第前引至  
于華山雲臺峰峰上有盤石已有四女先在彼  
焉一人云姓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  
姓郭荊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  
會于此傍有一小仙曰並捨虛幻得證真仙今  
當定名宜有真字於是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



日修真夏曰守真其時五雲參差覆崖徧谷妙  
樂羅列間作于前五人相慶曰同生濁界並是  
凡身一旦翛然遂與塵隔今夕何夕歡會於斯  
宜各賦詩以道其意信真詩曰幾劫澄煩思今  
身僅小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行。湛真詩曰  
綽約離塵界從容上太清雲衣無綻日鶴駕沒  
遙程。修真詩曰華岳無三尺東瀛僅一杯入雲  
騎綵鳳歌舞上蓬萊。守真詩曰共作雲山侶俱

辭世界塵靜思前日事拋却幾年身恭政亦繼  
詩曰人世徒紛擾其生似舜華誰言今夕裏俛  
首視雲霞既而雕盤珍果名不可知妙樂鏗錚  
響動崖谷俄而執節者請曰宜往蓬萊謁大仙  
伯五真曰大仙伯爲誰曰茅君也妓樂鸞鶴復  
次第前引東去倏忽間已到蓬萊其宮闕皆金  
銀花木樓殿皆非人世之製作大仙伯居金闕  
玉堂中侍衛甚嚴見五真喜曰來何晚耶飲以



王杯賜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冠配居蓬萊  
院四人者出恭政獨前曰王清父年高無人侍  
養請廻侍其殘年王父去世然後從命誠不忍  
得樂而忘王父也惟仙伯哀之仙伯曰恭政汝  
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當其之會無自墜其道  
因勅四真送至其家故得還也邯問昔何修習  
曰村婦何知但性本虛靜閑卽凝神而坐不復  
俗慮得入胸中耳此性也非學也又問要去可

否曰本無道術何以能去雲鶴來迎卽去不來  
亦無術可召於是遂謝絕其夫服黃冠邯以狀  
聞州州聞廉使時崔尚書從按察陝輔延之舍  
于陝州紫極宮請王父於別室人不得升其堦  
惟廉使從事及夫人之瞻拜者才及堦而已亦  
不得升昇廉使以聞上召見舍於內殿虔誠訪道  
而無以對罷之今見在陝州終歲不食時啗果  
實或飲酒三兩杯絕無所食但容色轉芳嫩耳



辛公平上仙

洪州高安縣尉辛公平吉州廬陵縣尉成士廉同居泗州下邳縣於元和末偕赴調集乘雨入洛西榆林店掌店人甚貧待賓之具莫不塵穢獨一床似潔而有一步客先憇于上矣主人率皆重車馬而輕徒步辛成之來也乃逐步客于他床客倦起于床而回顧公平謂主人曰客之賢不肖不在車徒安知步客非長者以吾有一

僕一馬而煩動乎因謂步客曰請公不起僕就此憇矣客曰不敢遂復就寢夜深二人飲酒食肉私曰我欽之之言彼固德我今或召之未惡也公平高聲曰有少酒肉能相從否一召而來乃綠衣吏也問其姓名曰王臻言辭亮達辯不可及二人益狎之酒闌公平曰人皆曰天生萬物唯我最靈儒書亦謂人爲生靈來日所食便不能知此安得爲靈乎臻曰臻能知之夫人生

步走



一言一懃之會無非前定來日必食于磁澗王  
氏致蔬飯而多品宿于新安趙氏得肝美耳臻  
以徒步不可晝隨而夜可會耳君或不棄敢附  
末光未明步客前去二人及磁澗逆旅問其姓  
曰王中堂方饌僧待僧之餘悉奉客故蔬而多  
品到新安店叟召之者十數意皆不往試入一  
家問其姓曰趙將食果有肝美二人相顧方笑  
而臻適入執其手曰聖人矣禮欽甚篤宵會晨

分期將來之事莫不中的行次闔鄉臻曰二君  
固明智之士識臻何爲者曰博文多藝隱遁之  
客也曰非也因不識我乃陰吏之迎駕者曰天  
子上仙可單使迎乎曰是何言歟甲馬五百將  
軍一人臻乃軍之籍吏耳曰其徒安在曰左右  
前後今臻何所以奉白者來日金天置宴謀少  
酒肉奉遺請華陰相待黃昏臻乘馬引僕携羊  
豕各半酒數斗來曰此人間之物幸無疑也言



訖而去其酒肉肥濃之極過于華陽聚散如初宿灞上臻曰此行乃人世不測者也辛君能一觀成公曰何獨棄我曰神祇尚侮人之衰也君命稍薄故不可耳非敢不均其分也入城當舍於開化坊西門北壁上第二板門王家可直造焉辛君於初更立灞西古槐下及期辛步往灞西見旋風卷塵迤邐而去到古槐立未定忽有風來撲林轉盼間一旗甲馬立于其前王臻者

乘且牽呼辛速登既乘觀馬前後戈甲塞路臻

引辛謁大將軍長丈餘貌甚偉將軍揖公平曰

聞君有廣欽之心誠推此心於天下鬼神者且

不敢侮况人乎謂臻曰君既召來宜盡主人之

分遂同行入通化門及諸街鋪各有吏士迎拜

次天門街有紫衣吏若俱頓首曰人多并下不

得請遠邇近配分將軍許之於是分兵五處獨將

軍與親衛館於顏魯公廟既入坊顏氏之先簪



裾而來若迎者遂入舍臻與公平止西廊幕次  
備饌馨香味窮海陸其有令公平食之者有令  
不食者臻曰陽司授官皆稟陰命臻感二君也  
檢選事據籍誠當駁放君僅得一官耳臻求名  
加等吏曹見許矣居數日將軍曰時限向盡在  
于道場萬神護蹕無計奉迎如何臻曰牒府請  
夜宴宴時腥膻衆神自遠即可矣遂行牒牒去  
遂巡得報曰已敕備夜宴於是部管兵馬戌時

齊進入光範及諸門門吏皆立拜宣政殿下馬  
兵三百餘人步將軍金甲仗鉞來立于所宴殿  
下五十人從辛環殿露兵若備非常者殿上歌

舞方歡俳優贊詠燈燭熒煌絲竹並作俄而三  
更四點有一人多髯而長碧衫阜袴以紅爲襍  
又以紫縠畫虹蜺爲帔結于兩肩右腋之間垂  
兩端于背冠皮冠非虎非豹飾以紅罽其狀可  
畏忽不知其所來執金七首長尺餘拱于將軍



之前正聲曰時到矣將軍頻眉几揖之唯而走自

西廂歷階而上當御座後跪以獻上既而左右

紛紜上頭眩音樂驟散扶入西閣久之未朱出將

軍曰昇雲之期難違頃刻上既命駕何不遂行

對曰上澡身否不然可卽路遽聞具浴之聲三更

上御碧玉輿青衣士六人衣上皆畫龍鳳有昇

下殿將軍揖曰介胄之士無拜因慰問以人間

紛拏萬機勞苦淫聲蕩耳妖色惑心清真之懷

得復存否上曰心非金石見之能無少亂今已

捨離固亦釋然將軍笑之遂步從環殿引翼而

出自內閣及諸門吏莫不嗚咽羣辭或投血捧

輿不忍去者過宣政殿二百騎引三百騎從如

風如雷颯然東去出望仙門將軍乃勅臻送公

平遂勒馬離隊不覺足已到一板門前臻曰此

開化王家宅成君所止也仙馭已遠不能從容

爲臻多謝成君牽轡揚鞭忽不復見公平叩門



一聲有人應者果成君也祕不敢泄更數月方有攀髯之泣來年公平授揚州江都縣簿士廉授兖州瑕丘縣丞皆如其言元和初李生疇昔宰彭城而公平之子叅徐州軍事得以詳聞故籍其實以警道途之傲者

涼國武公李愬

涼武公以殊勲之子將元和之兵擒蔡破鄆數年攻戰收城下壁皆以仁恕爲先未嘗枉殺一

人誠信遇物發于深懇長慶元年秋自魏博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詔徵還京師將入洛其衙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涼公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爲導以宰相行呵叱動地有道士人人乘馬持絳節幡幢從南欲上導騎呵之對曰我迎仙公安知宰相招季武與語季武驟馬而前持節道士曰可記我言聞于相公其言曰聳轡排金闕乘軒上漢槎浮名何足戀高舉入烟霞季武



元不識字記姓名及隨道士言之再聞已得道士曰已記

得可先白相公乃驚覺汗流被體喜以為相國

猶當上仙况俗官乎後三日涼公果自北登天

津橋季武為導因入憇天宮寺月餘而薨時人

以仁恕端慤之心固合于道安知非謫仙數滿

而去乎材官行業著於國史故不書

### 薛中丞存誠

御史中丞薛存誠元和末由臺丞入給事中未

期復亞臺長憲閣清嚴塵俗罕到再入之日浩

然有閑曠之思及廳吟曰卷簾疑客到入戶似

僧歸後數月閣吏因晝寢未熟房拂彷彿間見僧童

數十人持香花幢蓋作梵唱次第入臺閣吏呵

之曰此御史臺是何法事高聲入來其一僧自

稱識達曰識達是中丞弟子來迎本師師在臺

可入省迎乎閣吏曰此中丞官亞臺本非僧侶

奈何妖僧敢入臺門即欲擒之識達曰中丞元



是須彌山東峯靜居院羅漢大德緣悞與天下  
人言意涉近俗譎來俗界五十年年足合歸故  
來迎耳非汝輩所知也閭吏將馳報遂驚覺後  
數日薛公自臺中遇疾而薨潛問其年正五十  
矣

### 麒麟客

麒麟客者南陽張茂實家傭僕也茂實家于華  
山下大中初偶遊洛中假僕于南市得一人焉

其名曰王贇年可四十餘傭作之直月五百勤  
幹無私出於深誠苟有可爲不待指使茂實器  
之易其名曰大曆將倍其直固辭其家益憐之  
居五年計酬直盡一旦辭茂實曰贇本居山家  
業不薄適與厄會須傭作以贖之固非無資而  
賣力者今厄盡矣請從此辭茂實不測其言不  
敢留聽之曰今暮當去追暮入白茂實曰感君  
恩宥深何以奉報贇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趣亦



甚可觀能相逐一遊乎茂實喜曰何幸然不欲  
令家人知潛一遊可乎賈曰甚易於是截竹杖  
長數尺其上書符授茂實曰君杖此入室稱腹  
痛左右人悉令取藥去後潛置竹於衾中抽身  
出來可也茂實從之賈喜曰君真可遊吾居者  
也相與南行一里餘有黃頭執青麒麟一赤文  
虎二俟於道左茂實驚欲迴避賈曰無咎但前  
行既到前賈乘麒麟茂實與黃頭各乘一虎茂

實懼不敢近賈曰相隨請不復畏且此物人間  
之極俊者但試乘之遂憑而上穩不可言於是

從之上升仙掌峯越壑凌山舉意而過殊不知峻

險如到三更計數百里矣下一山物象鮮媚松

石可愛樓臺宮觀非世間所有將及門引者揚

鞭曰阿郎來紫衣吏數百人羅拜道側既入青

衣數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鮮華不可狀各執

樂器引拜遂入中堂宴食畢且命茂實坐賈入



夏衣返坐衣裳冠冕儀貌堂堂然實真仙之風  
度也其牕戶階闥屏幃床榻衲褥之盛固非人  
世之所有歌鸞舞鳳及諸聲樂皆所未聞情意  
高逸不復思人寰之事歡極主人曰此乃仙居  
非世人所到以君宿緣合一到此故有逃厄之  
遇仙俗路殊塵靜難雜君宜歸修其心三五劫  
後當復相見賈比者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遇  
太清真人召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樂復令

下指生死海波且曰樂雖難求苦亦易遣如爲  
山者掬土增高不掬則止穿則陷夫昇高者不  
上難而下易乎自是修習經六七劫乃證此身

回視委骸積如山岳四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

母妻子別泣之淚然念念修條之修條已一世形骸

雖遠此不忘修致其功卽亦非遠亦時有心遠  
氣清一言而悟者勉之遺金百鎰爲修身之助  
復乘麒麟令黃頭執之賈步送到家家人方環



江茂實投金于井中，夏取去竹杖，令茂實潛臥。衾中夏曰：「我當至蓬萊謁大仙伯。」明日，蓮花峯上有綵雲東去，我之乘也。遂揖而去。茂實忽呻吟，眾驚而問之。茂實給之曰：「初腹痛，時忽若有入見，召遂奄然耳，不知其多少時也。」家人曰：「取藥既迴，呼之不應已七日矣。」惟心頭尚暖，故未驗也。明日，望之，蓮花峯上果有綵雲，遂棄官遊名山，後歸出井中，金與眷屬再出遊。

續幽怪錄卷第一

稽古堂訂正續玄怪錄卷之十三

續幽怪錄卷第二

唐

李復言

編

明

樵李

高承埏

較

### 盧僕射從史

盧公從史，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潞，因鎮陽。拒命跡涉不臣，為中官驃騎將軍吐突承璀所縶，縛送京師。以反狀未明，左遷驩州司馬。既而逆跡盡露，賜死于康州。寶曆元年，蒙州刺史李



湘去郡歸闕自以海隅郡守無臺閣之親一旦  
造上國若扁舟泛滄海者聞端溪縣女巫者知  
未來之事維舟召焉巫到曰某能知未來之事  
乃見鬼者也呼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  
之鬼有貧賤之鬼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  
人言貧賤者氣劣神悴託假某以言事盡在所遇  
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福德之鬼而問之曰廳  
前楸樹林下有一人衣紫佩金者自稱澤潞盧僕

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樹林而拜女巫  
曰僕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階空中曰從史死于  
此廳爲弓絃所逼遣今尚惡之使君床上弓幸除  
之湘遽命去焉時驛廳副階上只有一榻湘偶  
忘其貴將坐問之女巫曰使君無禮僕射官高  
何不延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怒去也急隨拜  
謝或肯却來湘匍匐下階問其所向一步一拜  
凡數十步空中曰大錯公之官未敵吾軍一禪



將奈何對我而自坐湘再三辭謝方肯却回女  
巫曰僕射已却迴矣於是拱揖立而行及階女巫曰  
僕射上矣別置榻而談褊褥以延之巫曰坐矣  
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曰湘遠官歸朝  
憂疑日極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然伏乞  
略賜一言示其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接援引到城  
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終不更言湘因問曰僕  
射去人寰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冥曰

吁是何言哉人世勞苦萬愁纏心盡如燈蛾爭  
撲名利愁勝而髮白神敗而形羸方寸之間波  
濤萬丈相殘相賊猛於豪獸故佛以世界爲火  
宅道以人身爲大患吾已免離下視湯火豈復  
祗身兩臥其間乎且夫據其生死明晦未殊學  
仙成敗則無所異吾已得鍊形之術也其術自  
無形而鍊成三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  
千變萬化無不可也吾之形所未圓者三寸耳



飛行自在出幽入明亦可也萬乘之君不及吾  
况平民乎湘曰鍊形之道可得聞乎曰非使君  
所宜聞也復問梧州之後而終不言乃去云湘到  
輦下以奇貨求助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  
史皆如其言竟終于梧州盧所以不復言其後  
事也

### 李岳州

岳州刺史李公俊興元中舉進士連不中第次

通春官

年有故人國子祭酒包結者通於春官援成之

榜前一日例以名聞執政初五更俊將候祭酒

里門未開立馬門側傍有鬻糕者其氣熾熾有

一吏若外郡之公口差者小囊羶帽坐于其側欲

糕之色盈面俊顧曰此甚賤何不以錢易之客

曰囊中無錢耳俊曰俊有錢願獻一飽多少唯

意客甚喜啗數片俄而里門開衆競出客獨附

俊馬曰少故願請少間俊下路聽之曰某乃冥



吏之送進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曰送堂  
之勝在此可自尋之因出視俊無名垂泣曰苦  
心筆硯二十餘年計借而歷試者亦及十年心  
破魂斷以望斯舉今復無名豈不終無成乎曰  
君之成名在一年年之外成名祿位甚盛今欲求之亦  
非難但於本祿耗半且多屯剝纔獲一郡如何  
俊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賂于冥  
吏卽于此取其同姓者去其名而自書其名可

乎俊曰幾賂可曰陰錢三萬貫某感恩而以誠  
告其錢非某敢取將遺贖吏來日午時送可也  
復授俊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師李公夷簡名  
俊欲措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又  
其下有李溫名客曰可矣俊乃措去溫字注俊  
字客遽卷而行曰無違約旣而俊詣祭酒祭酒  
未冠聞俊來怒目延坐徐出曰吾與主司分深  
一言姓名狀頭可致公何躁甚相疑頻頻見問



吾豈輕語者耶俊再拜對曰俊懇于名者若思  
決此一朝今當呈榜之晨冒責奉謁祭酒曰唯  
唯其聲甚不平俊見其責憂疑愈極乃變服伺  
祭酒出隨之到于<sub>子</sub>城東北隅逢春官懷其榜將  
赴中書祭酒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誠知獲  
罪負荆不足以謝然迫于大權難副高命祭酒  
自以交春官深意謂無阻待俊之怒色甚峻今  
乃不成何面相見因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

能立然諾今君不副然諾移妄於某蓋以某官  
閑也平生交契今日絕矣不揖而行春官遽追  
曰迫於豪權留之不得竊恃深顧外於形骸見  
責如此寧得罪於權右耳請同尋榜措名填之  
祭酒開榜見李公夷簡欲措春官急曰此人宰  
相處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溫曰可矣遂措去溫  
字注俊字及榜出俊字<sub>名</sub>果在已前所措處其日  
午時隨衆參謝不及赴<sub>即</sub>糕客之約迫暮將歸道



逢糕客泣示之背曰爲君所誤得杖矣牘吏將  
舉勘某更他祈共止之其背實有重杖者俊驚  
謝之且曰當如何客曰旣爾勿復道也來日午  
時送五萬緡亦可無追勘之厄俊曰諾及到時  
焚之遂不復見然後筮仕之後追勘既降不歆  
於道才得岳州刺史未幾而終人生之窮寔皆  
自陰騭豈虛乎哉

張質

張質者倚氏人貞元元和中明經授亳州臨渙尉到  
任月餘日初暮見數人執符來追其僕亦持馬  
俟于階下遂乘馬隨之出縣門初黃昏縣吏猶  
列門下坐畧無起者質怒曰州司暫追官不遽  
廢人吏敢無禮如此人亦不顧出數十里到一  
栢林使者曰到此宜下馬遂去馬步行約百餘  
里入城郭直北有大府門門額題曰地府入府  
徑西有門題曰推院吏士甚衆門人曰臨渙尉



張質遂入見一美鬚髯衣緋人據案而坐責曰  
爲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遣人枉死質被摔  
搶地叫曰質本任解褐到官月餘未嘗推事又  
曰案牘分明訴人不遠府命追勘仍敢抵欺取  
枷枷之質又曰訴人既近請與相見曰召寃人  
來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視質曰此人年  
少非推某者乃勅錄庫檢到報猗氏張質貞元  
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臨渙尉又檢訴狀被

屈抑事又牒陰道毫其年三月臨渙見任尉

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并受上月日得牒其

年三月見任尉江陵張質年五十一貞元十一

年四月十一日上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

替替人猗氏張質年四十七檢狀過判官曰名

姓偶同遂不審勘輕行文牒追擾平人聞于上

司豈斯容易本典決十下改追正身其張尉任

歸執符者復引而廻若行高山墜于岩下遂如

賣



夢覺身乃在栢林中伏于馬項上兩裊背痛不能自起且不知何處隱隱聞樵歌之聲知其有人遂大呼救命樵人來視之驚曰縣失官人并馬此莫是乎競來問質不能對扶正其身策以送縣其栢林在縣北三十里官吏大喜迎焉質之馬爲鬼所加僕人不知及乘馬出門門吏雖環坐爲鬼所隱人亦不見有頃家童求質不得問於隣廳並云不來入廐視馬亦不在而僕夫不覺訪于門吏吏不見出其宰惑之且疑質之初臨也嚴于吏吏怨而殺之是夜坐門者及門人當宿之吏莫不禁錮尋求不得者已七日矣質歸憇數日方能言然神識遂闕元和六年質尉彭城李生者爲之宰訝其神蕩說奇以導之質因其言也

韋令公臯

公初無官  
韋臯初溥遊劔外西川節度使兵部尚書平章



事張延賞以女妻之既而惡焉厭薄之情日露  
公鬱鬱不得志時入幕府廷與賓朋從遊且攜其  
憤張公愈惡乘間謂公曰幕僚無非時彥延賞  
尚欽憚之韋郎無事不必數到其見輕也如此  
他日其妻尤甚憐之曰男兒固有四方志大丈  
夫何處不安今厭賤如此而不知知者歡然度日奇  
哉推故鼓舞侮人豈公之樂妾辭家事君子荒隅一  
間茅屋亦君之居炊菽羹藜簞食瓢飲亦君之

食何必忍媿強安爲有血氣者所笑時公之道  
未行自疑其命嘗希乘張之權而任於一旦悟此

身茫然於是入告張行意張公遺帛五束夫人

薄之揣知發深意不敢言乃私遺二十束公將別

而行也自中堂歸院益州女巫適到見之問夫

人曰向之綠衣入西院者爲誰曰韋郎曰此人

極貴位過丞相遠矣其祿將發不久亦鎮此宜

殊待之問其所以曰貴人之行必有陰吏相圍



之侍一二十人耳如綠衣郎者乃百餘人夫人  
既憫韋之是行也其女且嫁之聞是大喜遽言  
於相國相國怒曰閨闈中人無端乃如是且延  
賞女已嫁此人憐其貧而贈薄請益則加奈何  
假託妖巫以相調乎調物怒與之帛五束是日韋  
行月餘日到岐岐帥以西川之貴婿延置幕中  
奏大理評事尋以鞫獄平允加監察以隴州刺  
史卒出知州事俄而朱泚竄神器駕幸奉天兵

戈亂起征鎮路絕輦下軍士衣食將闕獨隴州  
貢獻不絕于道天子忠之乃除御史中丞行在  
軍糧使既而妖氛廓清駕還宮闕乃授兵部尚  
書西川節度使辭相國歲餘代居其位相國聞  
之拔劍將自抉其目以懲不知人之過左右執  
之久而方解問知韋異路入朝蓋以輕忽之極  
無面目復見噫夫人未遇其必然乎非張相之  
忽侮不足以戒天下之傲者



鄭號州駒夫人

弘農令女旣笄將適盧氏卜吉之日女巫有來者李氏之母問曰小女今夕適人盧郎當來巫當熟見其人官祿厚薄巫曰盧郎非長而髯者乎曰然然則非夫人之子聳也夫人子聳中形且無髯夫人大驚曰吾女今夕適人何以云非盧生曰不知其他盧非子聳之貌俄而盧納采夫人怒援巫視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乎卽

盧納其身非夫人之子聳也其家大怒共逐焉及夕盧乘軒車來展親迎之禮賓主禮具解珮約花盧若驚奔而出乘馬而遁衆賓追之不及主人素有氣丈夫不勝其憤且恃其女之容也邀客皆坐呼女出拜其貌之麗天然罕敵指曰此女豈驚人乎今若不出人以爲獸形也衆莫不嗟憤主人曰此女已奉見衆賓中有能聘者願赴今夕時有鄭駒爲盧之儔在末坐起曰願



事門館於是奉書擇相登車成姻巫言<sub>之</sub>貌宛然乃知巫之有知也後數年鄭仕於京逢盧問其走狀盧曰兩眼赤且大如蓋牙長數寸出于口兩角得無驚奔乎鄭素與盧善乃出其妻以示之盧大慚而退乃知結禱之親命固前定不可苟求乃驗巫言有徵矣

### 薛偉

薛偉者乾元二年<sub>在</sub>任涇州青城縣主簿與丞鄒

滂剝雷濟裴察<sub>察</sub>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暖家人不忍卽殮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與我覷羣官方食鱸否言吾已蘇矣甚有奇事請諸公罷筮來聽也僕人走視<sub>示</sub>羣官實欲食鱸遂以告皆停食而來偉曰諸公勅司戶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漁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于葦間



得藏者携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戶吏某坐門東  
糺曹吏坐門西方奕棋入及堦鄒雷方博裴昭  
桃實弼言幹之藏巨魚也曰五鞭之既付食工王  
士良者喜而殺之皆然乎遞相問誠然衆曰子  
何以知之曰向殺之鯉我也衆駭曰願聞其說  
曰吾初疾困爲熱所逼殆不可堪忽悶忘其疾  
惡熱求涼策杖而行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  
欣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如也漸入山

山行益悶遂下遊于江畔見江潭深靜秋色可

凌輕漣不動鏡涵遠空靈忽有思浴意遂脫衣於

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已以來絕不復戲遇

此縱適實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

攝魚而徧遊乎傍有一魚曰顧足下不願耳正

授亦易何況求攝當爲足下圖之快然而去未

頃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鯢來導從數十魚宣河

伯詔曰城居水遊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

賣公卷之三



波薛偉意尚浮深跡思怡曠樂浩汗之域放懷

清江厭巖嶸之情投簪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

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恃長波而傾舟得罪

於晦昧纖鈎而貪餌見傷於明無或失身以羞

其黨爾其勉之聽而自顧卽已魚服矣於是放

身而遊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從容三江五

湖騰躍將遍然醜留東潭每暮必復俄而飢甚

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鈎其餌芬香

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人也暫時爲魚不能

求食乃吞其鈎乎捨之而去有頃飢益甚思曰

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其鈎趙幹豈殺我固

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

將及也偉連呼之幹不聽而以繩貫我腮乃繫

于葦間旣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幹

曰未得大魚有小魚十餘斤弼曰奉命取大魚

安用小者乃自於葦間尋得而提之又謂弼曰

性廣

三九

續金... 卷十三



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爲魚遊江何得不拜我彌  
不聽提之而行罵亦不已幹終不顧入縣門見  
縣吏坐者奕棋皆大聲呼之畧無應者唯笑曰  
可長魚直三四斤餘既而入階鄒雷方博裴昭  
桃實皆喜魚大促命赴厨彌言幹之藏巨魚以  
小者應命裴怒鞭之我呼諸公曰我是公同官  
今而見擒竟不相捨促殺之仁乎哉大呼而泣  
三君不顧而付鱸手王士良者方持刃喜而投

我于机上我又呼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鱸  
手也因何殺我何不執我白于官人士良若不  
聞者按吾頸于砧上而斬之彼頭適落此亦醒  
悟遂奉召爾諸公莫不大驚心生愛恐然趙幹  
之獲張彌之提縣司之奕吏三君之臨階王士  
良之將殺皆見其口動實無聞焉於是三君並  
提鱸終身不食俸自此平愈後累遷華陽丞乃  
卒



續幽怪錄卷第二

戊辰三月二日校字刊存  
字本尚有第三四卷茲別錄補入

續古堂訂正續玄怪錄卷之十三

終



